

文

武

撷

英

中国旅游出版社
冯大彪 著

英 擷 武 文

冯大彪 著

中 国 旅 游 出 版 社

(京)新登字031号

责任编辑: 武冀平

技术编辑: 吴子文

封面设计: 吴健群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文武撷英/冯大彪著. —北京: 中国旅游出版社, 1994.6
ISBN 7-5032-1060-5

I. 文… II. 冯… III. 名人一生平事迹 IV. K82.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94)第04749号

中国旅游出版社出版
(北京建内大街甲九号)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北京平谷华光印刷厂印刷

开本: 787×1092毫米 1/32 印张: 7.5 字数: 170千
1994年6月第一版 1994年6月第一次印刷
印数: 3000册 定价: 6.50元

序

肖 乾

文治、武功，是呼啸前进的历史列车的两列车轮。古人云：“国家必有文武”，“文武并用，长久之术也”。

北京历史悠久，文化灿烂，文人荟萃；又是幽燕旧地，荆卿故土，自古多慷慨悲歌之士。多少文人墨客，武夫侠士，或风云天下，名声显赫；或默默奉献，鲜为人知。但正是他们在北京这座大舞台上，几千年来演出了光彩夺目的文明史，推动了燕都的发展与进步，其功绩可与日月争辉。

中国新闻社主任记者冯大彪先生，根据其亲身采访见闻，记录下当代文、武各方面一些杰出人物的事迹。这里的人和事，大多以北京为主，也兼及外地。有些记述颇详，有的只存一鳞半爪，然皆真实可靠，文笔璨然，不少篇章且富传奇色彩。此书内容丰富多彩，很具魅力，读之是艺术上的享受。对于启迪和勉励后人，无疑也是一件有意义的工作。

我和冯先生已有数面之交，第一次见面的印象是他谦恭、坦荡，有君子之风，逐渐熟悉了才知道，他不仅是位颇有经验的记者，而且还是颇有成就的书法家。此外，他还熟谙武术、国画、京剧等等。象这样的文武全才，今天实不多见。几十年文武并进不辍，这就无怪乎这本《文武撷英》他能写得得心应手了。

中国旅游出版社要出版他这个文集，他恳切求我写序，尽管我轻易不答应给人写序，我还是勉强答应了。因为我喜欢其人，也喜欢这本书！

1992年11月15日



冯大彪 1938年生,河北省蠡县人。现任中国新闻社主任编辑,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。曾获94年首届韬奋新闻奖提名荣誉。主编海外报纸专栏,十余年分类出版了15部选集。另外还有《武林英豪》、《武林女杰》、《体坛名星》和《园丁颂》等著作。作品有《冯大彪行草三字经弟子规》、《冯大彪行草常用古诗选》。并被收入多家辞典、书法集;获奖、展览、刻碑、输入电脑,荣获“世界艺术名人证书”。深圳“天下名人馆”设专柜。英国剑桥大学国际传记研究中心载入94年《世界名人录》。

BB24-05



目 录

风雨伴侣见真情·····	(1)
笔下风云写少帅·····	(10)
今日少林寺僧·····	(16)
“人鸟对叫”画眉张·····	(20)
我与恩师·····	(22)
怀念张伯驹先生·····	(28)
余派真传弟子·····	(32)
李万春的真功夫·····	(37)
荀派名伶孙毓敏·····	(43)
香蕊吐芳·····	(58)
“关戏秦斗”李洪春·····	(67)
海峡两岸寄深情·····	(69)
素雅淡泊见情浓·····	(72)
丹墨斋主毛润添·····	(77)
艺显千秋陈少梅·····	(80)
春蚕吐丝摹鸿图·····	(90)
生肖邮票女状元·····	(95)
大笔如椽写春秋·····	(102)
真假草书兰亭序·····	(107)

“印魔”孙竹·····	(114)
韩慕侠与周恩来·····	(126)
陈氏太极拳，陈沟的骄傲！·····	(131)
京北大侠崔兆麟·····	(140)
侠女威慑俄力士·····	(142)
镖师李尧臣·····	(161)
龙行之父·····	(173)
技击家万籁声·····	(180)
神拳大龙·····	(193)
中国拳星·····	(209)
醉鬼张三奇闻·····	(218)
美好的回忆·····	(233)
后记·····	(240)

风雨伴侣见真情

1991年12月，在北京首次颁发了“范长江新闻奖”。

范长江解放后曾任新华社总编辑、《人民日报》社长、《解放日报》社长、新闻出版署副署长等职。所以，在新闻界，一提起范长江，没有不知道的。这位杰出的新闻工作者，曾经为我党新闻事业的开拓与发展做出过卓越贡献。1935年，他从成都出发，历时十个月，足迹及于川、陕、青、甘、内蒙等广大地区，行程四千余里，然后把所见所闻写成文章，陆续在《大公报》发表，后汇集成书《中国的西北角》，一时轰动了海内外，几个月内再版了七次。第二年“西安事变”后，他又从宁夏去延安，毛泽东与他作了通宵长谈。他所写的《陕北之行》，打破蒋介石的新闻封锁，向广大读者介绍了陕北革命根据地生气勃勃的面貌，记述了中国共产党著名领袖人物的言行，宣传了党的民族统一战线政策，对全国各界发生了重大影响。但也因此，他遭到了国民党政府的迫害。

爱情是一个永恒的主题，即使是范长江这样的风云人物，也有一段传奇般的爱情故事。范长江的夫人沈谱出自名门，是“七君子”之一沈钧儒先生的千金，她和范长江的结合，多少年来一直为人们颂为佳话。

1936年的冬天格外寒冷，已经侵占了东三省的日寇正虎视眈眈的准备进一步挑起侵略战争。以沈钧儒、邹韬奋为首

的“七君子”，因为宣传抗日救国被国民党政府关入了苏州监狱。当时年仅19岁的沈谱正在金陵女子大学化学系读书。她一方面奔走营救“七君子”，另一方面亲自参加救亡运动。

经过多方努力，沈钧儒终于被保释了出来，他们一起搭冯玉祥的专车从南京到了武汉。国民党的铁窗并没有把沈钧儒吓倒，出狱后他仍旧主持救国会的工作。沈谱也参加了共产党领导下的青年进步团体“蚂蚁社”，每天和同志们一起进行街头宣传、出墙报、为伤兵包扎、演出等等。笔者采访她时，她还记忆犹新地唱起了“蚂蚁社”的社歌：蚂蚁们/，拿出最大的勇气。/我们已经走了多年，/经过多少险恶的道路，/辛苦的到了岸边。/前边是河水，/河那边是肥沃的草原。/这是我们的歧路，/是退后，/还是向前？/蚂蚁们，/拿出最后的勇气，/我们前面的跳下水去，/筑成一条蚂蚁的长堤。/我们原是分不开的集团，/群的幸福，/原是我们的目的。这时的范长江已经因为《中国的西北角》的出版，成为名记者，和邹韬奋都是救国会的会员，二人经常出入沈家，同沈老商讨救国大计。有一次，邹韬奋有意和沈钧儒谈起婚姻问题，借机替范长江和沈谱牵红线。后沈老转告女儿，当时沈谱虽已知范长江的大名，也敬佩他的文章和为人，但终因年纪还小，况且学业未成，便婉言谢绝了。

1938年夏天，金陵女子大学在成都复校，沈谱还差一年就毕业，便遵父命前往就学。在学校中，继续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，参与组织同学间阅读、流通进步书籍，进行时事交流、演讲等，在毕业前半年，她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，就连最疼爱她的父亲都没告诉。到毕业的时候，武汉已经失

守，父亲到了重庆，于是沈谱也只好回到父亲身边一起参加救亡运动。而这时的范长江在桂林与胡愈之等成立了“国际新闻社”后，因工作关系也来到了重庆，因此二人又相遇了。戏剧般的重逢，使二人都充满了喜悦。

由于范长江的知识渊博，文笔犀利，人又长得仪表堂堂，所以追求他的人不少，然而他偏偏就看中了刚脱去学生装的沈谱的单纯、朴素。在重庆，已经是共产党员的范长江由周恩来直接领导，而沈谱的上级是邓颖超，但当时他们彼此都不知道对方是共产党员。直到“文革”后，一次沈谱去看望邓大姐，邓大姐还跟她开了个玩笑，说：“沈谱，你犯过一个错误，还记得吗？你一结婚就告诉了长江你是共产党员。”说得沈谱捂起嘴来笑。最后，共同的理想，共同的志趣，终于使这对年轻人结合到了一起。

1940年12月10日范长江和沈谱在重庆良庄沈钧儒的家中举行了婚礼。住在三楼的茅盾夫妇把新房布置得简朴、雅洁。重庆的严冬是寒冷的，周围特务横行，政治空气十分紧张。而沈老的家中却是春光融融，贺客盈门。特别是周恩来同志亲临祝贺，更使婚礼增添了喜庆的气氛。李公朴带来两朵大红花，到处找新郎和新娘，好不容易才发现，拥上前去说：“你们两个都穿着蓝大褂跟大家一样，简直认不出谁是新郎新娘了！”博得大家一片笑声。婚礼虽然没有酒菜筵席，有的只是糖果、糕点之类，但大家川流不息，谈笑风生，实际上借此机会也是一次革命的聚会。有的送来了花篮，有的送来了马列主义的书籍，最令人注目的，也是最珍贵的，是一个大纪念册，上面写满了诸来宾的题词和签名。第二天重庆《新华日报》还特别发表了一篇记述这次婚礼的特写：

“枣子岚垭小山坡上的一幢住宅——有着一个巧合的名字良庄，昨天，这幢住宅里正喧腾着热情的欢笑。每个来参加沈、范婚礼的宾客，都忘记了这是一个萧萧的冬季。他们把最衷忱的祝福带给了新婚的人——沈谱、长江先生。

“沈钧儒老先生的胸襟上缀着一朵最快乐的花，笑容在他的长髯上荡漾，他的惯于忧时虑世的脸上，展开了爽朗的丰采。他的欢乐是难于形容的。我们只有在若干广大的人群里，有时可以看见他象今天这样无限的欣悦。这不仅是因为爱女的终身有伴，而且因为他毕生奋斗的事业，从今天起将获得最忠诚的合作与继承。从他写的签名册卷首的诗篇里，可以看出他对于他的爱女和佳婿是付托了怎样大的祝愿：

人生旅途长，伴侣良难得。

祝吾婿与女，绳勉同心结。

人生有真爱，快乐在贞一。

愿吾婿与女，善葆金石质。

挽手赴前路，艰巨如山积。

鸡鸣怀古训，毋恋衾枕热。

河山共举目，战鼓犹如雷。

行俟胜利日，轰饮合欢杯。

“正如他们的结婚启事所说：‘新旧仪式，一概从删’。这没有仪式的婚礼，因此也就不同凡俗。宾客们没有特别丰厚的馈赠，我们却看到冯玉祥先生和于右任院长的贺联，黄炎培先生、王昆仑、郭沫若、田汉诸先生的贺诗，周恩来同志也简要地祝贺着新夫妇‘同心同德’。

“鲜花堆满着客厅和过道，人们在欢乐的气氛中握手谈笑。简单的茶点代替了习俗的浪费。从下午五时起直到天暮，数百位来宾都尽情享受了这份难有的欢乐。”

邓颖超同志因为有病，未能参加婚礼，当日专门写了一封贺信送来，以祝贺这两个年轻人的珠联璧合：

沈谔

先生：

长江

从报上得知你们的喜讯，今天又届你俩的佳期，不仅要向你俩热烈地庆贺！同时，凡是关心你俩的朋友们，都要感到愉快欣慰的！我本应，且极想能够亲来道贺，但因病后，体健未复，尚留乡间疗养中，致不克如愿，殊深欠憾！兹特专函，以伸贺意：敬祝你俩新婚快乐！今后共同生活，在恋爱与事业交织中，更加活泼与丰富，善处益巩固！坦白真诚，互助、互勉、互信、互谅、互慰，相爱始终！再依照你俩的愿望，在不损物资的条件下，将手头现存的两件微物——苏联乌拉山石制小像架，二年前购而未用的一花台布送上，聊表贺意，以资纪念，点缀新房，千祈哂纳为盼！

此祝

大喜愉快！

邓颖超。12月10日

新婚的蜜月还不到十天，由于皖南形势突变，范长江便匆匆离开了燕尔新婚的妻子，奔赴桂林去主持“国际新闻社”第二届年会。皖南事变后，国民党又掀起了一次反共高潮。结果，“国际新闻社”被封，范长江被通缉，组织上通知他即刻转移。他在李济琛的帮助下，搭机潜往香港。离开

桂林的那天，正好是1941年爆竹声中的阴历除夕。

不久，依照组织上的转移计划，沈谱也来到了香港。小别胜新婚，何况他们又是新婚不久，夫妻二人十分高兴，在九龙租了一幢房子住了下来。范长江此时正在廖承志领导下的《华商报》工作，并与恽逸群、黎澍等经管国际新闻社香港分社。沈谱便帮助《华商报》做些画战局和形势图的工作，化名“一真”、“依真”、“谱”等，还为廖沫沙的文章配了很多插图。由于当时地下工作的纪律严明，沈谱对丈夫的活动从来也不去过问，他早出晚归，但彼此的心是相通的，感情是诚笃的。在沈谱的生日那天，长江特意买来了非常漂亮的巧克力糖。他们吃在嘴里，甜在心上，二人默默相视，无言而笑。

不久，太平洋战争爆发，日本鬼子突袭港九，范长江在炮声隆隆中爬起来，只说了一句：“沈谱，我先去香港，到港再接你！”拔腿就走了。之后，派《华商报》采访部主任陆浮来接，忙乱中，沈谱什么都顾不上带，唯独带上了那个结婚时的纪念册。因为从重庆跑出来时，她就一直带在身边。她认为，这是她结婚时的唯一象征，是她生命中最可宝贵的财富。但是，日寇很快就占领了九龙，马上逼近香港，在万分危急的险恶情况下，沈谱只好忍痛将它扔进壁炉里烧掉了。连陆浮都于心不忍地说：“哎呀，烧掉太可惜了！”范长江却在旁边说：“上面都是签名，万一被敌人发现，就要害了很多同志，坚决烧掉！”说来也真巧合，那天恰恰是他们结婚一周年纪念日。

终于，香港也失守了。到处充满着白色恐怖。范长江在负责安排撤退的时候，首先想到的是其他同志，而最后一个才是自己的妻子。仓促间，托人把沈谱介绍到一位记者家里

暂住。

有一天，沈谱去买菜，突然碰见国际新闻社的唐海，唐海对她说：“长江到处找你，快急死了！”第二天，唐海带着她通过了两道封锁线，来到一个简陋的小茶馆，领到一张桌前，坐在一位陌生人旁。她回头一看，原来长江坐在另一桌边，穿短装，工人打扮，互相瞥了一眼，但不敢打招呼。稍顷，陌生人将沈谱带到一个小药铺楼上，向一位老太太介绍说：“她是遇难来香港的，要与你一起住。”次日，老太太的儿子把范长江带了来，向老太太介绍范也是遇难来香港的。很明显，意在二人素不相识。沈谱看到长江瘦了，脸也黑了，一定吃了不少苦，真想扑上去紧紧抱住他大哭一场，倾诉一腔离别之苦，可是理智终于控制住了自己。最后，沈谱住在老太太家，范长江住在老太太的儿子家。夫妻俩这样才算匆匆见了一面。酸甜苦辣，百感交集，那个滋味，只有沈谱和范长江各自心里明白。

第三天，范长江弄到两张去澳门的船票，然而他却对妻子说：“我有个想法，韬奋书生气，怕弄不到票，我想把你这张先给他，不然他留在香港更危险，你看怎样？”沈谱深知丈夫的为人，便毫不犹豫地说：“当然应该了，还用说！”于是，范长江去找邹韬奋，整整转了一个通宵，最后才打听到，原来韬奋已想其它办法去广东了。这样，夫妇二人才得以同行。

当范长江、沈谱夫妇和梁漱溟、陆浮等一起坐小轮船到了澳门，又听说，日寇马上要占领澳门，只得还要奔广东。费尽周折，通过关系，好不容易才弄到几只小船，每只小船最多只能带两个客人。还要等夜黑无月时才能起程。刚离开澳门，便狂风大作，波浪滔天，在漆黑的汪洋中，小船无异

于一片小小树叶，漾得满船都是水，沈谱只好忍着呕吐不断地往外淘。后来，实在人困马乏，便在一个荒无人烟、寸草不生的小岛湾里停歇，无吃无喝，口干舌燥，熬了一天一夜。再起程时，突然遇到了“缉私船”，名曰“缉私”，实则海盗。由于范长江口才好，又有假身份证带在身边，才得以安然脱险，终于到达了广东台山县的都斛镇，最后又转到了桂林。

在桂林夫妇二人同住在公寓里，因为范长江名气大，不敢公开露面，沈谱便在香山慈幼院谋到了一个教代数的工作。未料公寓的主人与特务有联系，早就对他们盯了梢。紧接着，又听到消息，蒋介石正在通缉范长江。看来二人同时走肯定是不可能了。便利用一个下雨天，沈谱把范长江送到火车站，让他独自而逃。公寓主人见长江没有同时回来，便起了疑心，又接连两三天还不见影子，便迫不及待地问沈谱：“他到哪儿去了？”沈谱答：“到阳朔看山水去了。”又问：“连阴雨天怎么看？”又答：“老板真外行，阳朔山水是下雨天才正好看呢！”过了几天，沈谱干脆搬到了香山慈幼院去住，到放假告一段落时，才回到重庆父亲身边。当找到邓大姐时，邓大姐告诉她：“长江已去苏北解放区了。”不久，组织也安排沈谱，经贵州、广西、湖南、江西、安徽、浙江等省，用半年多的时间，历尽千难万险，终于也到了苏北解放区。

1945年，范长江在苏北任华中新华社社长不久，被调到南京随周恩来参加中共代表团的工作，任新闻处处长，兼中共对外发言人之一。后来国共谈判破裂，白色恐怖严重，组织上决定派他到延安去。临行匆匆，未来得及向沈谱告别，只在镜框背后给妻子留了一个纸条，上写不得不迅疾离开云

云。此时，沈谱本是住在上海亲戚家的，因为丈夫树大招风，他一走，亲戚便胆小起来，自己只好忍心把孩子留下，只身又回到了香港。短暂的相聚，又匆匆离开了。直到解放前夕，范长江从陕北转战到了河北平山西柏坡，沈谱从香港到天津，经石家庄，也转辗来到西柏坡。但是，一前一后，未能相遇，最后在良乡才重新团聚，一起随军进了北京城。萨空了先生说，他们这对患难夫妻，在战争年代过的是走马灯式的生活，看来是一点也不夸张的。

1970年10月，范长江在河南确山“五七干校”不幸含冤逝世，他是十年浩劫的牺牲者。当时在北京造纸研究所当副所长的沈谱，自身也在接受“审查”，惊悉噩耗，悲痛欲绝。

“老牛因知夕阳晚，不用扬鞭自奋蹄”。现在，沈谱已经是一位年逾古稀的老人了。但她仍为祖国的建设事业，散发着自己最后的一点光和热。她身兼全国政协委员，中国造纸协会名誉理事、范长江新闻奖基金会顾问等职务。她花了几年的时间完成了《沈钧儒先生年谱》，极具研究价值，博得了社会各界的称赞。

1992年2月